

艺术中国

主管 | 华夏日报社 主办 | 华夏全媒体研究院文艺研究所 主编 | 董哲 本期 4 版

2026 年 2 月 27 日 星期五 |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 数字报: szb.cmnint.com

春节假期 75 万人次走进贵州图书馆

2026 年春节假期,贵州省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据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统计,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七,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超 7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8%,“在图书馆里过年”成为越来越多贵州群众的文化选择。

春节期间,贵州省图书馆(北馆)、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地人流如织。记者在现场看到,阅览室座无虚席,不少读者或伏案阅读,

或安静自习,在书香中度过假期时光。省图书馆推出的“新春书市”“黔人贵友——贵州作家作品展”等主题活动吸引众多读者参与;遵义市图书馆举办的“猜灯谜·闹元宵”活动,将传统文化融入阅读推广;黔东南州图书馆则开设“苗侗风情”主题阅读区,让读者在书页间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华夏早报》记者 金松 报道



千里江山映江河。

120 亿次触达的背后, 2026 年春晚做对了什么?

■ 本刊评论员 董哲

当《青绿·江山》的舞者在虚拟的千里江山图中缓缓垂眸,当西安分会场的千人秦腔与 AR 盛唐气象交织共鸣,当喀什的姑娘们旋转的裙摆映衬着除夕夜的万家灯火——2026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以其超过 120 亿人次的全媒体触达,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年的厚度与温度。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文艺晚会。在阖家团圆的除夕夜,春晚早已超越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脉动与时代精神的重要窗口。纵观本届春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与舞美的升级,更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完成了从“亮相”到“入心”的跨越。舞蹈节目《青绿·江山》成为当晚最大亮点,绝非偶然。作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续作,它以宋代青绿山水为视觉基底,却不限于对古画的复刻。当舞者以静立、垂眸、挥袖的极简动作,配合 XR 技术营造的虚实之境,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江山如画”,更是中华美学中“静水流深”的精神气质。从《只此青绿》到《青绿·江山》,这个国风 IP 的持续走红,折射出观众审美趣味的深刻转向——我们不再满足于对传统文化的浅层猎奇,而是渴望进入其精神内核,与之共情共鸣。戏曲节目《百戏贺春》汇聚京剧、越剧、豫剧等名家名段,以现代剧场语汇重构经典,让古老艺术在当代舞台上焕发新生。

其次是多元一体的家国叙事,构建了从“小家”到“大家”的情感共鸣。本届春晚设立陕西西安、湖南长沙、新疆喀什、辽宁沈阳四个分会场,绝非地理上的简单拓展。西安的盛唐气韵,长沙的青春活力,喀什的丝路风情,沈阳的工业底蕴,共同拼贴出一幅立体而生动的当代中国图景。这种“一主多辅”的叙事结构,让春晚不再只是北京的春晚,而是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每一个中国人的春晚。当喀什分会场的民族歌舞与主会场节目遥相呼应,观众在屏幕前感受到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具象化表达。

再次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导向,实现了从“娱乐”到“关怀”的功能延伸。语言类节目历来是春晚的“社会晴雨表”。小品《邻里之间》聚焦社区生活,在笑声中探讨现代都市人际关系的重建;《返乡记》以年轻人回乡创业为主线,将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融入家长里短。这些作品扎根现实、关注民生,让春晚在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承担起凝聚社会共识、传递正向价值的文化使命。

2026 年的春晚已经落幕,但它留下的思考仍在延续。当技术浪潮席卷而来,当观众审美日益多元,春晚给出的答案是:以文化为根,以时代为魂,以人民为本。春晚的魅力,正在于它让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在那四个多小时里,感受到与这片土地、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深刻连接。这份连接,正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

责任编辑 | 金松 校对 | 卢路

回响与复调: 2026 开年文艺的精神地图

当二月的最后一批观众从“华章”展的出口回望那件青铜神树,当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里的观众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自己思绪化作的水山,当云南稻田里的戏剧散场后村民与演员围坐夜话——2026 年的这个春天,中国文艺正以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焦虑与精神追寻。

“华章”展 50 万人次的观展数据,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社会学样本。人们为何愿意在博物馆门口排起长队?仅仅是为了看一眼青铜器的锈迹,或是玉器的纹理吗?显然不止于此。更深层的动因,是公众对文化身份的集体追问。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社会心理自然会转向对“我们是谁”的探求。而 2026 年初的文艺创作,恰好以“活化”回应了这种需求。中央民族乐团的《三星堆·神树》之所以值得关注,不在于它将文物“翻译”成了音乐,而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认知方式的跃迁:从“观看”到“聆听”,从凝视他者到沉浸其中。这背后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成熟。我们不再满足于隔着玻璃柜朝圣祖先的遗存,而是试图与文明对话。编钟的浑厚与电子音乐的冷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古老的不是陈旧的,现代的并非无根的。这种张力恰恰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化认同的真实状态:我们既不是传统的守墓人,也不是现代的盲从者,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的探索者。

而在另一个维度上,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艺术的面貌。在“介质空间”展览上,那件

名为《此在》的作品击中了许多人。它用脑电波生成水墨山水——你的专注、松弛、焦虑、宁静,都成为画面上墨色的浓淡与线条的走向。这件作品引发的热议,恰恰说明我们面对 AI 时的集体焦虑。正如策展人所言,真正可怕的不是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这句话点中了要害:当效率成为最高准则,当流量取代了深度,当算法决定了审美——我们是否正在丧失作为人的那部分柔软?《此在》的可贵,在于它将技术倒置为一面镜子。它不试图用 AI 替代艺术家,而是用 AI 放大人的感知。你在画面上看到的不是机器的“创作”,而是你自己的心跳。这种技术伦理,正是当下文艺创作应当坚守的底线:技术永远是工具,而非目的;永远是手段,而非主语。2026 年的中国艺术家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技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技术伦理的积极建构者。他们用作品提醒我们:在算法的时代,保持“人”的温度,才是最稀缺的能力。

与此同时,一种反向的运动也在发生。当城市文艺市场日趋饱和,艺术的目光开始投向更广阔的土地。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艺术乡建”呈现出一个重要转向:从“输血”到“造血”,从“送戏下乡”到“一起做戏”。那位驻村导演的话值得深思:“我们不是去‘送戏下乡’,而是和村民一起,把他们的生活变成戏。”这句话背后是一种文化立场的转变。早期的艺术乡建,往往带着某种文化启蒙的姿态——艺术家带着“先进”

的理念去“改造”乡村。而今天的实践者意识到,乡土本身自有其深厚的文化逻辑。稻田戏剧节的意义,不在于让村民看了一场城里来的戏,而在于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乡建不仅是对乡村文化的拯救,更是对城市文化的自救。当都市人陷入消费主义的同质化陷阱,乡村提供了一种差异性的可能——那些缓慢的、质朴的、与土地相连的生活方式,恰恰是文艺创作最稀缺的养分。

综观这些看似分散的现象,一条隐秘的线索逐渐浮现:它们都在回应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裹挟下,我们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考古与活化,是对时间的重新连接,我们试图在祖先的智慧中找到面对未来的底气;数字浪潮中的艺术实践,是对技术的重新驯化,我们试图在算法的洪流中守住人性的堤坝;艺术乡建的深化,是对空间的重新扎根,我们试图在城市化的大潮中保留一方精神的原乡。这三者共同构成了 2026 年中国文艺的复调叙事。它们不是单一旋律的齐唱,而是多条线索的交织:传统与现代、技术与人性、城市与乡村——这些看似对立的概念,在艺术家的实践中,逐渐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可能。

这种复调的文明观,或许正是当下中国文化最珍贵的特质。我们不追求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矛盾中寻找平衡,在对立中发现统一,在回响中聆听复调。

本刊编辑部

